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第 8 卷第 3 期

（总第 28 期）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阎凤桥；

编辑：岳昌君 孙冰玉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新范式 ——学生发展理论的视角

朱红¹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要： NSSE 和 WNSLAE 是两项美国全国性的本科教育质量评估项目，对美国本科教育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代表着美国大学质量评估“关注教育过程”和“科学衡量教育产出”的新趋势。这些新趋势的产生深受学生发展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大学生的成长变化过程、机制和结果，塑造了美国大学培养的目标，同时将对教育产出的关注和对教育过程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需要突破传统模式。新范式的产生需要以本土化的学生发展理论为基础，构建適切的人才培养的目标，并在测量工具以及量化分析方法上进行突破。

关键词： 大学生发展；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学生工作；质量评估

一、问题提出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质量。保障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之一。新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保证质量评估本身的科学性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我国的本科生教育质量评估工作在过去十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长期以来，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注点一直是高等教育供给方的投入，比如课程结构调整、专业结构优化、教材和教师队伍建设、教育设施的完善等。毫无疑问，高校的人力物力投入

收稿日期：2010-09-10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 2010 战略课题（BJSE2010ZL01）

作者简介：朱红（1972-），女，陕西三原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讲师，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大学生发展、本科教育、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研究。

都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条件,然而这并不是充分条件。仅对这些投入进行评估,并不能完全保证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改革。

高校扩招之后,高等教育系统和学生群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要满足社会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校所面临的教育对象是具有不同家庭经济背景、不同学习动机和基础,以及不同职业追求的学生。如何确定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如何测量教育活动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性,成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保证和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新的评估视角,需要突破以高校为主体的评价范式的局限性。

随着对质量问题关注的不断深入,同时受国际人才培养质量评估范式转变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主体与手段发生了转变,开始强调高校人才培养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和主体性构建,要关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参与程度。本文将结合美国本科生教育质量评估的调研项目,从学生发展理论的视角,阐释这种新评价范式的产生以及对我国本科生质量评估的启示。

二、美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现状及趋势

目前,美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注重对教育过程性指标的评估,尤其强调学生参与度(Student Engagement)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作用。学生参与度,是指学生在课堂内外发生的有效教育活动上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高校所创造的促进学生参与的服务和条件。^[1]学生参与度被西方高等教育界认为是影响高等教育产出的重要因素^{[2][3][4][5]}。关注学生参与度标志着质量评估范式从关注高校教育产出到同时关注高校教育过程的转变。基于学生参与度的理论,本世纪初阿斯丁(A. Astin)等学者批判了美国高等教育传统的质量评鉴标准(如大学声誉、排名、资源等),认为这些标准并没有认识到高校质量评价问题的核心——“大学的资源和投入是否旨在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教育经验和活动并因此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提升”^[6]。美国高教教育由此开始了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模式新的探索。全美大学生参与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旨在调查学生在大学期间各个维度的有效教育活动的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分析和评价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对高校本科生教育改革提出实证数据的支持。

学生参与度已经成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新视角,高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国内学者对NSSE的理论框架、测量工具和影响力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7][8][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对NSSE做了汉化处理,引入开发了China-NSSE工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自2006年开始进行的“首都高校大学生发展状况年度调查”也是基于对学生参与度的关注,调查首都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多方面的参与程度以及成长的现状。

美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发展趋势是重新构建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目标,设计科学测量工具,并将质量的测评与教育过程的测量紧密联系起来。从一个全美大型质量评估项目——the Wabash National Survey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WNSLAE, 以下简称

Wabash), 可以看出这种重新构建的努力。该项目的主要任务是构建通识教育的理想教育产出, 设计科学测量工具, 并分析大学的教育实践如何支持通识教育的学生发展。Wabash项目自2006年开始在全美进行追踪调查, 收集学生的个人信息、大学前和大学期间的就学经验, 并测量在不同阶段学生发展的状况。参加项目的学生会参加三次测试: 大学第一学年的秋季和春季学期、大学第四学年的春季学期。该项目还要求参与的学生同时完成NSSE和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问卷, 将大学教育产出的测量和学生学习过程的测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目前有49个美国高校参与该项目, 其中包括研究型大学、地方大学、通识教育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s)和社区学院。Wabash项目为参与学校制定、改进教学措施和学生工作提供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为了有效测量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成效, Wabash项目设计过程中首先定义了本科生通识教育的教育目标: 培养学生有效的推理和解决问题能力; 探究和终身学习的兴趣; 学习综合性、多元化的兴趣和态度; 领导力; 道德推理能力和幸福感。这些教育目标涵盖了个体在认知、个人内在和人际间的发展, 建立在多种学生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上。

三、学生发展理论及其在人才培养质量评估领域的应用

1. 学生发展理论概述

美国高等教育界质量评估的发展受到了学生发展理论的影响。在欧美国家, 尤其是北美学术界, 学生发展的理论研究已有百年的历史。学生发展理论涉及个体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心理、认知结构、个体类型等方面, 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角度解释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发展和成长规律。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 可以把学生发展理论分为两大类: 个体发展理论和变化理论。这两类理论互为补充, 从不同角度阐释学生在大学成长过程的机制和结果, 是NSSE和Wabash两大评估项目的理论基石。

变化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强调大学生在高校期间的成长是受外在因素影响的因果关系, 强调学生参与度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性。由于国内学者已对学生参与度、大学影响力等变化理论进行了较多介绍, 本文不再赘述。¹个体发展理论(以下简称发展理论)多以个体发展为分析视角, 将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发展更多的视为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 研究学生在大学期间会发生什么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过程。发展理论多源自心理学的基础研究, 注重这些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特殊性质和应用。发展理论旨在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 大学生在校期间在个体内部和人际交往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变化的产生? 大学环境如何促成这些变化的产生? 大学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教育产出?

早期的个体发展理论分别关注个体发展的内容和方式²。近年来这类理论的最新趋势是整合型理论的出现, 其中以科根(Kegan)和巴克斯特-马格达(Baxter-Magolda)的自我主

¹ 关于大学影响力和学生参与度理论, 可以参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1期的专题文章以及朱红《高校学生参与度及其成长的影响机制——2010年首都大学生发展数据分析》一文。

² 关于学生发展理论可以参考克里斯丁·仁的文章《学生发展理论在学生事务管理中的应用——美国学生发展理论简介》

导理论(self-authorship)和瑞芙(Ryff)的心理幸福感理论为代表。整合型理论综合了个体在认知、情感、道德、认同等多维度的发展内容及其发展方式,概括了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模式。比如,马格达的理论纳入认识论维度(epistemological)、个人内在维度(intrapersonal)和人际间维度(interpersonal),概括了个体发展的三个阶段(外部配方的追寻,十字路口的徘徊,以及自我主导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认知情感发展的复杂程度。处于自我主导发展阶段的个体,既能够吸收外来信息又能够坚持自我的价值认定,做出合理的决定,实现“自我主宰”的学生不会盲从他人,遇到问题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途径和处理方式。^[10]

瑞芙的心理幸福感理论则强调从自我实现和成长的角度来诠释和界定幸福,认为幸福是人的潜能的实现。其理论模型建立在一系列发展心理学关于健康人的理论基础之上,比如埃里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会阶段理论(psychosocial stage model)、布尔(Buhler)的基本生活趋势理论(basic life tendencies)和纽加廷(Neugarten)的人格改变理论(personality change)等。心理幸福感理论认为可以从六个维度构建成年人的幸福感:独立自主性,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自我成长性,积极人际关系,人生目标的确立和自我认可程度。该理论不仅从哲学深度探讨了幸福的构成,还设计了量表对各个维度进行测量。这些量表经过多次检验以及跨文化情境的测试,具有相当高的信度和效度。国外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与成年人相比,大学生的心理幸福具有独特的性质。^[11]

瑞芙的理论模型与巴克斯特-马格达的自我主导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包含了独立自主、确定人生目标和意义、不依赖外界标准等因素。这些理论模型与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理想产出(outcomes)高度一致,也可以说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源泉。^[12]因此,基于个人潜能实现的心理幸福感、发展学生的自我主导性,应当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的之一,应当成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

2. 学生发展理论在人才培养质量评估领域的应用

学生发展理论不仅塑造了美国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而且基于这些理论,很多测量工具随之产生并不断完善。这些理论和测量工具帮助大学看到学生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成长状况,从而了解和应对学生的需求,合理设计各项教学管理实践,制定有效政策,创造健康的校园环境促进学生的成长。比如,奇克林(Chickering)的发展向量理论提出了大学教育应该促进学生在能力、认知、情感、道德价值体系、个人信念和个体认同等7个维度的成长;大学教育要注重良好的师生关系、同辈交往,以及学生其他维度的努力程度和就学经验。很多美国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工具的设计应用了奇克林的理论,比如佐治亚大学和衣阿华大学的研究团队设计的the Student Developmental Task and Lifestyle Assessment 和the Iowa Student Development Inventories.

学生发展理论还是美国高校学生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评估设计框架。20世纪后期,为了摆脱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各种困境,应对大学提出的“把高等教育的重点放在学习上”,美国

大学学生事务管理重新审视了自身的任务和目的,结合学生发展的理论,强化学生事务在学生学习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从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目的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这些改革措施都强调高校制定学生事务管理的政策措施时,应该依据学生学习和个体发展的理论和相关评估数据为基础。^[12]

四、建构本土化的大学生发展理论

对我国高校人才质量评估而言,构建本土化的大学生发展理论至关重要。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院校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取得了崭新的发展,而且高等教育系统也呈现了多样化的、分层发展的趋势。^[13]多元化分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对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不同类型的高校具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定位和目标,组织机构日益复杂化。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日益复杂,不同的学生群体拥有不同的就学期待、学习能力、学业成就、就业目标,同时大学生的在校生活方式和就业选择呈现多样化趋势。^[14]因此,在新形势下,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在《2009首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高等教育更应该重视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这些素质和能力包括优良的个性品质、社会责任感、技术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观察能力。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和能力培养是社会所需的比知识传授更重要的素质品质”。高校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原有的办学理念、体制、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机制;高校学生工作也必须经历工作模式和角色的本质转化以适应新的挑战。应对这些变革和挑战,高等教育需要建构本土化的大学生发展理论。

国外的大学生发展理论都是以欧美学生为研究群体,在欧美社会文化和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这些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情境,是否适用于我国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检验并建构适切的大学生发展理论,能够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提供理论基础。而且我国的高等教育学术界有责任了解在经历了近年的体制巨变之后,学生成长模式的变化、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因此建构适切的中国大学生发展理论,对改进管理实践工作、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的有效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以心理幸福感和佩里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个体的幸福是构筑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之一,研究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尤为重要。处在社会快速变革时期的高校学生,在基础教育期间就承受着来自父母、社会的高期望压力,生活在标准化考试的生存模式中,进入大学之后又面临着经济负担、学业压力和就业竞争。这种社会环境极易造成大学生自我认识和潜能激发意识的缺失,成为大学生在校期间成长发展的枷锁。了解大学生对自我的认同、人生目标的清晰性、独立自主程度、处理人际关系和掌控复杂环境的能力,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自我、明确人生定位,激发他们的潜能,从而追求更加精彩的生命过程,

也可以警醒我们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科技理性盛行的环境中不要偏离教育的本质。辅导员工作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激发学生潜力的个性化辅导可以促进学生的成长发展,高校学生工作要采用正面评价指标衡量学生的成长发展。^[15]佩里的大学生认知发展理论对我国大学教学改革和评估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16]根据佩里的理论,大学生的认知水平的发展依赖于从低级模式向高级模式的递进,而这种发展要求大学教师的角色将从“真理的教授者”转化为“学生学习的激励者”,大学课堂学习的组织要以学生反思为主。相应的,大学课堂教学的质量评估重点要集中在课堂教学对学生认知复杂程度的影响作用,课堂气氛的平等、民主性,学生的主动参与程度等指标。

五、学生发展理论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的启示

笔者认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应该结合学生发展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评估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1. 确定科学和适切的培养目标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首先要确定科学和适切的培养目标,学生发展理论的本土化有助于我国高校明确人才培养应该追求的目标。现有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和实证研究的视角比较分散,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主要关注道德、政治信念发展;心理学领域主要关注认知、情感发展,高等教育领域更为关注大学的影响力。未来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需要以本土化的大学生个体发展理论为基础,设定理想的教育产出目标,从学业发展、创新素质、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个性等不同纬度测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2. 构建科学的测评模型和工具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评价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客观科学的教育测量工具,缺乏对所用测量工具的分析评价。教育测量是教育评价中非常核心的获取信息的方法之一。测量技术的进展使得研究人员能够更为精确地界定理论中的概念,量化研究现象,从而使得数理逻辑的方法在研究中的科学应用成为可能。^[17]大学生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科学量化研究的前提之一是对测量工具的科学建构。NSSE项目团队对其使用的量表进行了大量的测量学特征分析,为其科学性不断进行辩护;同时,美国教育测量界的其他学者在不断质疑NSSE工具的科学性。这种状况提升了美国教育质量评估本身的质量。因此,未来研究重点应该对调研工具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引入的国外大学生发展的测量工具要进行文化适用性分析,并逐步加以完善。

3. 在量化研究分析方法上实现突破

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中,在量化研究分析方法上进行突破,更为准确地探究人才培养质量的因果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多层统计分析模型和多变量统计分析模型代表着统计分析技术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均已广泛应用于国际教育的实证研究中。以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为代表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可以了解多个变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推算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多水平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r

model, HLM) 为代表的多水平分析方法能够厘清不同层次之间变量的关系, 并分析变量之间的跨层交互作用。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用是目前国际研究的前沿方向。未来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应该尝试在统计分析方法上实现新突破, 更加准确地分析各项教育活动和教育产出的因果关系。

注释:

- [1] Harper, S.R.&Quaye, S.J. (2009). Student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diverse popu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p.2-3.
- [2] Astin, A.W. (1993). *What matters in college: Four critical years revisit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3] Kuh, G. (2001). Assessing what really matters to student learning: Inside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Change*, 33(3), 10-18.
- [4] Kuh, G. (2003). How are we doing at engaging students? *About Campus*, 8(1), 9-16.
- [5] Pascarella, E. T., Terenzini, P. T. (2005).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Findings and insights from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6] 罗晓燕, 陈洁瑜.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美国 NSSE“全国学生学习投入调查”解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07,(10).
- [7] 陈琼琼. 大学生参与度评价: 高教质量评估的新视角——美国“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的解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9,(01).
- [8] 周作宇, 周廷勇. [大学生就读经验: 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新视角](#)[J][大学\(研究与评价\)](#), 2007,(01)
- [9] 陆秋萍. [美国 NSSE 视角下的大学生学习质量探讨](#)[J][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 2010,(02)
- [10] Magolda, M.B. (2010). The interweaving of epistemological,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self-authorship. In Magolda, M. B., Creamer, E. G., & Meszaros, P. S. (Ed.),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Self-Authorship: Exploring the Concept across Cultures*. Sterling, VA: Stylus.
- [11] Ryff, C., & Keyes, C. (1995).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719-727.
- [12] Bowman, N.A.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51(2), 108-200.
- [13] 阎凤桥, 卓晓辉, 余舰.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与普通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化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06, 27(8). pp.1-7.
- [14] 鲍威. 扩招后中国高校学生的学习行为特征分析[A] 2008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 2008.
- [15] 朱红. 个性化深度辅导与大学生发展的实证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 8(1), 45-62.
- [16] 牛慧娟. 佩里的大学生认知发展理论对教学改革的启示. [现代教育科学](#), 2008 (1), 6-9.
- [17] 杨向东. 教育测量在教育评价中的角色[J]. [全球教育展望](#), 2007, 36 (11), 15-25.